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人參殺人無罪

日前在網上社交媒體見有人上傳了鄧鐵濤(1916年-2019年)醫師的一段視頻，鄧老談及社會該怎樣評價一家醫療機構的成績。該是追求利潤，還是照顧社會整體健康為先？這個意見很值得所有人深思。

這回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許就給了答案。中國政府抗疫的國策是救命為先；歐美主流發達國家政府較多經濟優先。結果是社會大眾染疫後的死亡率相去極遠，我國為人口大國，好在堅持「動態清零」，死亡率相對低，否則真是「死得人多」了！還有是我國整體「長新冠」後遺症也輕微得多，在國外不少「康復者」只是死不去，健康卻大幅下滑，甚至失去工作能力！英國就曾毫不諱言聽任許多長者不治，我國則是救命不分老幼。救活與病死、痊癒和永難復原之間，引伸出的經濟代價其實不容易算得清。現在是不少外資跨國大藥廠賺得盆滿鉢滿，我國則是寧多花錢都要保住更多人命和病癒者的長遠健康。

此下續談亂用名貴中藥的故事。多年前上了中醫藥的入門課程，教授是內地的資深中醫藥師，行醫多年，職位不低。移居香港後，一切都要從頭做起，先在中藥店掛單。筆者記得小時候香港許多中藥店乾脆以「某某參行」命名，顧名思義，店東希望客人多購買人參、鹿茸等名貴補益藥材。

教授憶述藥店的「鎮店之寶」是一株野生人參，一日終於忍不住問店東，標價是否高錯了？多寫了一個「零」？店東笑說沒寫錯！教授大吃一驚，雖然在內地已經是醫院中前幾名的領導，還

真沒見過這樣昂貴的人參！他以為6位數字是錯寫多一個「零」，殊不知這株人參售價不是幾萬元而是幾十萬！教授便自嘲有「大鄉里出城」之嘆！

教授講第二個關於人參的故事就悲慘得多了。一位老太太珍藏一株名貴人參，當年內地經濟不發達，誰買得起上價人參？甚至無從估價呢。老太太說這株人參要留給寶貝孫兒享用。後來那個不幸的小男孩得了感冒，老太太自作主張，拿人參熬湯餵孫兒服了。結果一命嗚呼！這活脫是「人參殺人無罪、大黃救命無功」的註腳！不知藥理，以為名貴藥材萬能，於中藥和西式「保健食品」都常見。記憶中，曾經有家長讓家中小孩亂吃「保健食品」而出了大毛病。有過食蜂王漿引發早熟症，亦有過食維生素A的提煉物而急性中毒。按中醫中藥的基本學理，凡是藥物都有毒性，甚至服食藥性最溫和的甘草過量也會中毒。

野生人參該是什麼情況適用？前番談安宮牛黃丸談過閉證和脫證之別，單用一味人參稱為獨參湯。人參功能大補元氣，用到野生人參的獨參湯，補氣固脫的功效極大，對於某些脈博微弱、快要斷氣的重證，可以起急救作用。舊社會最常用法，除了急之外，多是大富人家的大家長彌留之時，作續命之用！一般是為等候在外的孝子賢孫趕回老家送終，爭分奪秒地強心吊命。

故老相傳，平日野生人參吃得太多，雖可延年益壽，不過也有副作用、後遺症。就是到了百年歸老之日，會有「死唔斷氣」之弊云云。不知是否屬實。

中成藥、中藥材都不可亂吃，甚至人參亦然呢！



人生漫遊處 童心

給展宇的信

上個月，我們一同去大會堂聽小提琴獨奏會。結束時，你問我：「琴聲很優美，也好聽，但是聽不懂，該怎麼辦？」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我們不需要為「聽不懂」而焦慮，更沒有必要為這件事情煩惱。每個人，對於藝術的親近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須能聽得懂包括小提琴演奏在內的音樂藝術，有很多人並不喜歡藝術，但同樣在其他領域表現優秀，甚至成為天才。

但是，我們要不要嘗試着去「聽一些」呢？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音樂、繪畫、舞蹈、戲曲，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內，都是藝術的門類。學會欣賞藝術，是一個人審美能力的體現。一個人，也只有具備強大的審美能力，才能更容易欣賞美、發現美、創造美。回歸到你所說的音樂上來，作為非專業人士，我們不太可能聽得懂每一支曲目，畢竟，音樂的王國和浩瀚的文學作品世界一樣，實在是過於廣闊。即便是專業人士，也沒有十足的把握能聽懂每一支曲目。

可是，我們要試着去體會每一支樂曲裏面的美好——作曲家演奏者，通過樂曲想要表達怎樣的情緒、情感、情懷；表達怎樣的意境，這是我們可以體會的——這種「體會」，就是一種最基本的欣賞能力。它可能需要我們了解一些基本的樂器知識和

樂理。比如，小提琴的婉轉悠揚，大提琴的低沉如訴、鋼琴不同音部的功能不同等。要懂得這些，並不是很難的事情，可以在閒暇時，聽一些名曲。就拿小提琴來說，你不妨聽一聽俞麗拿演奏的《梁祝》。你可以先聽一遍，然後從網絡了解《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基本內容、創作的背景、故事的來龍去脈，然後再聽幾遍，你就大概能體會到小提琴的表達有怎樣的特點。

再比如中國畫，表面上畫畫，實際上是在畫「氣」——生命的內在氣韻，有了氣韻，筆墨構建的藝術世界就活了、靈動了，生機勃勃。於是，我們在欣賞一幅中國畫的時候，就漸漸地學會從焦、濃、重、淡、清5種墨色變化去體會氣韻帶來的高雅和美感。

人總是到了一定年紀才發現自己的時間是有限的，生命的長度也有限。我從小喜歡藝術，但對文學之外的藝術門類，也都只是粗淺地了解。只恨在精力旺盛的學生時代，沒有稍微花點時間去學一些基本的知識。不過，我並不過分遺憾，因為還有一句話就是，到任何時候學一點東西都不晚。比如，對於京劇，我小時候聽得很多，但沒有認真思考過，如今人到中年，又見縫插針地找時間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也能勉強理解和欣賞京劇不同流派的特色和美感來。

願你在緊張的學業之餘，能夠更好地親近藝術，豐富生活，充盈生命。



心窗常開 潘明珠

珍重記住 為你悸動

11年前(2011年)，西西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在開幕展館上，我有機會像小粉絲般親近這位大作家，心中悸動不已。今年5月，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終身成就獎」給西西，這位85歲高齡的名家，創作不斷，而且表現手法層出新意，確實至名歸，她作品類別多元，小說、散文、詩及影評，而且大病後堅持以手作布偶，鍛煉手指，還以左手創作，教人無限佩服！

難忘當年的書展會場布置如森林，展出了西西親手縫製的猿猴布偶，帶引讀者觀眾走進西西的猿猴大自然世界，印象非常深刻。最近尖沙咀的商務書局舉行了「我城女子——西西專題展」，展出西西珍貴手稿、長篇小說《欽天監》的綱要筆記、藏書票、新書及多種版本作品，今次展出的手縫布偶雖然不多，但有西西第一隻手造的、陪着她到處旅行的「黃熊熊」，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擬人熊、少女熊等精品，正好供讀者一次過概覽和走進西西的世界；在這下雨的午後，我走進這間樓上書店，沿樓梯看一本本西西著作的封面，還有一幅幅收錄於她最新的詩繪本《動物嘉年華》中的畫作，看到她在方格子上寫得有點歪的手稿，想像她如何吃力地以左手把思路化成文字，完成動人的創作，我心潮所有曾經的悸動，再次澎湃湧湧。

西西以小說成名，多次獲獎；她也寫詩，曾獲得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詩歌獎，這是美國為華語文學設立的獎項，每兩年頒獎一次，非常珍貴。何福仁說西西的詩別樹一幟，「往往是從具體細微處切入，從實入虛，再化實為虛，言近而旨遠。」

我記得第一次讀西西的《可不可以說》，「可不可以說一架飛鳥/一雙椰子樹一頂太陽/一巴士驟雨/可不可以說/一株檸檬茶/一雙大力水手……」列出串看似「搭配不當」的「量詞+名詞」之組合，我深受那童趣及奇思妙想吸引。

現翻開《動物嘉年華》，其中一詩《故宮貓保安》，她在北京故宮遇到小貓，彎腰對她說：「你是宮貓的後代還是/自己流浪到來/還不是一樣嗎/貴族和平民/看到我/就看到我自己/我們同樣經過年輕的日子/成為了長者，別問我/日子都溜到哪裏……我會記住這次邂逅/多麼美好的聚會/記住就夠了/我們互祝平安，珍重吧！」

這天，這個令我再度心靈悸動的西西專題展，我們也是記住就夠了，珍重吧！



◆《故宮貓保安》。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從簡約公屋回望

居住問題是香港之痛，從新十分的施政報告中喜聞政府為減低公屋輪候人士的上樓時間，推出「簡約公屋」，讓輪候家庭可以入住租金低廉且擁有基本生活設施的住屋，對居住環境惡劣或正捱租貴的公屋輪候家庭來說實在是佳音。

簡約公屋是臨時居住的房屋，組合式興建的房舍，設有獨立洗手間、淋浴設施、煮食空間、冷氣機和熱水爐等。我曾因染上新冠入過竹篙灣的隔離營，有指簡約公屋類似該等居住設計，更增加了煮食的空間，那麼也真是很不錯的臨時住屋。

這令我想起初期的公屋。從香港歷史可知，上世紀五十年代，很多人住於以鋅鐵搭建的寮屋或木屋，環境惡劣，火警頻生。1953年聖誕的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一夜間令5萬多名居民失去家園。為



◆簡約公屋將會是組合房舍。作者供圖

盡快安置災民，政府先在原址興建多幢兩層平房，其後又建了簡陋的7層高徙置大廈。原意只是作為過渡性居所，但因人口過多，最後使用了長達20多年，許多人從小住到大。我有一些同學仔就住於這些大廈，我常前往探望。大廈的天台是學校，伙數多，沒有電梯，只設公廁和公共浴室，沒廚房，戶戶在走廊放火水爐煮食，屋內不設任何間隔，換衣服只能拉一道簾。

香港也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設臨時屋區，我曾前往參觀，每個單位都是兩層高，下面是廳和煮食地方，上層睡房，但用鋅鐵興建，雖有冷氣，夏天也並不

好受，且用地多安置人數少，所以很短時間便消失了。

同樣是過渡性房屋，設備齊全的簡約公屋相比就較體貼，能照顧到基本生活所需，輪候公屋者入住，可減輕長期未能上樓所承受的心理和經濟壓力。

期望新政府能在供應住宅用地上一直積極進取，減輕香港市民居住壓力。



彭慶梅

紅薯香

「烤紅薯，烤紅薯嘍！」伴隨著悠長的吆喝聲，一陣陣烤紅薯的香氣撲面而來。我禁不住駐足觀望，那些熱氣騰騰、流着糖油的烤紅薯的香撩動着我的思緒，帶我回到吃紅薯的年少時光裏。

兒時，一年四季都在吃紅薯，金燦燦的紅薯乾，軟綿綿的口感，清甜、軟糯。紅薯是解決溫飽問題的主糧，曾經養育我們長大，苦澀年華裏浸潤着紅薯的甜香。那時的霜寒來得特早，霜降一過，田野裏那些綠地氍氍似的紅薯葉便被霜打成了黑色，農人開始忙碌着刨紅薯。小孩子跟在後面，提着小竹籃子撿拾紅薯，一墩紅薯大約四五個，緊緊地抱在一起，像一個個胖娃娃。

累了、餓了，我們就地野炊。幾個小夥伴一合計，大家一齊動手挖個土窩窩，四周壘上土坷垃，呈尖塔形，一個燒烤紅薯的土窯便做好了。我們用撿拾來的柴棒燒烤土窯，濃煙從土坷垃縫裏冒出來，嗆人得很。等到土坷垃被燒烤得滾燙時，往土窩窩裏塞上幾枚紅薯，將土坷垃的尖塔塌塌，再七手八腳地用土埋嚴實，就算是開烤了。等到土窯裏散發出誘人的紅薯香時，我們小心翼翼地將紅薯扒拉出來。剝去焦黑的外皮，黃澄澄的紅薯飄着金燦燦的光，軟軟糯糯，蜜一樣甜香。因為煙熏火燎，小夥伴個個成了大花臉，那些燒烤紅薯的趣事至今記憶猶新。

人們將沒有碰傷的紅薯用獨輪車運回家，一層層地碼放在地窖子裏，儲備起來作為冬季裏的食物。其他的紅薯一部分製成紅薯乾，一部分留着做粉皮。製作紅薯乾的器具像鏟子，在我的家鄉將之稱作擦

筐子，人們把製好的紅薯乾揚撒在地裏晾曬，小孩子負責將紅薯乾一片片地擺開來，有利於晾曬徹底。白花花的紅薯乾鋪滿了大地，給大地着裝上潔白的衣裳，遠遠望去，那些紅薯乾像一層雪花覆蓋着大地，甚是壯觀。

秋收結束後，幾戶鄰家合夥做粉皮。他們將紅薯洗淨搗爛，過濾出殘渣，將澱粉水一勺一勺勻進小鐵盤裏，小鐵盤漂浮在大鐵鍋裏。大鐵鍋裏的水咕咕唧唧着水花；用手把住小鐵盤邊沿輕輕地一旋轉，紅薯粉子湯便鋪滿了盤底，瞬間便凝固成了粉皮。還未招呼哩，四鄰八舍的孩子跑來端粉皮，每人手裏拿着一個小舀子，裏面放着半舀子涼水，防止粉皮黏在一起。我們端着粉皮一溜煙地跑到曬場，那兒有專門負責晾曬粉皮的人，他們將粉皮攤在用高粱秸製成的薄帳子上晾曬。一路上，我們的眼睛瞅着舀子頭裏的粉皮，心裏怪癢癢，少不得扯下一塊粉皮吃。咕嚕，還沒等品味出啥滋味呢，那塊粉皮便一下子滑進了肚子裏。如果被大人瞅見了，也不會怪罪我們，只是叮嚀：「慢些吃，莫噎着嘍。」

人們把曬好的粉皮一張張羅起來，用線繩捆紮好，每家一捆粉皮。待到有人來訪或過年過節時，這些粉皮用來做松蘿薯草跑雞，鮮香、爽滑。滑溜溜的粉皮散發着淡淡的紅薯香，爽滑可口的松蘿薯草跑雞是我們的家鄉沂蒙大地上的一道美食，招待尊貴客人時最隆重的一道菜，取材來自於蒙山的松樹蘑菇和放養在草地裏食蟲子的小草雞，有着純正的蒙山鄉野風味。

儲存地窖子裏的紅薯作為一冬的食材，用作熬湯粥喝。人們從地窖子裏取出紅薯時，總是帶着小孩子。小孩子蹲在籃子裏，籃子的提把上繫上一根繩子，把籃子徐徐地垂到地窖子裏。兒時的我就曾被垂進地窖子裏取紅薯，蕩悠悠的，好不愜意！那架勢像極了小蟲兒，蟲兒躲在用樹葉編織成的小籃子裏，籃子呈錐形，上端開口，露着蟲兒小小的腦袋，滴滴溜溜的小蟲兒眼睛欣賞着籃子外面的風景。一根細線牵着小小的籃子，從樹上垂下來，蕩來蕩去，隨風飄浮，真是美極！

那些曬乾的紅薯乾可有大用途，空閒了，人們將紅薯乾磨成麵粉，製成麵糊烙煎餅。巧手的小媳婦烙煎餅動作俐落、極速。滋啦，她們從熱氣騰騰的鏊子上揭下一張張煎餅，煎餅在手裏蝶一樣地飛舞着，薄如紙，輕如翼。若在煎餅上攤上一層豆腐韭菜餡或其他喜歡的餡料，一層層地折疊起來，便成了千層餅兒。千層餅兒餡鮮皮香，酥脆爽口，咬一口千層餅兒，咬一口大蔥蔥大蒜，那個香，饞人得很呢！千層餅兒也是我的家鄉沂蒙大地上的一道美食。焙上一摞煎餅，可吃一個冬天。讀書時，每到周末，我回家帶飯，一包軟紅薯煎餅，一瓶子肉絲辣椒鹹菜或豆腐條，用網兜背着去學校，即是一周的伙食了。

那些日日紅薯飄香的生活早已遠逝，細細算來，我已經有30多年不吃紅薯煎餅了。現在想吃紅薯煎餅也沒有，可紅薯香依然留存在我兒時的記憶裏，彷彿就在唇齒間，那麼深刻，那麼鮮活。

家鄉的紅薯香植根於我年少的心田，甜甜糯糯，軟綿可口，愈久彌香。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神鳥

莊子在《逍遙遊·北冥有魚》中曾經說過，北方有「鯢」，變化為鳥，名字叫鵬——這隻鳥，大風吹動海水的時候就要遷徙到南方的大海裏去。而這時候，牠的脊骨，不知道有幾千里長；當牠振動翅膀奮起直飛的時候，翅膀就好像掛在天邊的雲彩……

作為一個現代人，小狸當然知道莊子所描繪的這隻美輪美奐的神鳥並不存在於現實中，但就在最近，一隻真實世界中的小鳥轟動了學界，也被很多科學家由衷地稱讚為「神鳥」。

這隻當代神鳥學名叫斑尾鵲鵒，長嘴灰身，小小一隻，毫不出奇，遠沒有鯢鰲的磅礴美觀。然而，沒有和鯢鰲一樣的千里巨翼，卻飛躍了和鯢鰲一樣的萬里河山——這隻斑尾鵲鵒，就靠撲動牠那對瘦弱的小翅膀，愣是從阿拉斯加西部的廣漠凍土一路飛到了澳洲塔斯曼尼亞北部的寂靜漁村。從北半球的最北端到南半球澳洲的最南端，從世界的一頭到世界的另一頭，這隻小鳥不間斷地飛行了11天零1小時，飛行里程13,500公里，即便是飛躍太平洋期間也沒有停下來休息，打破了鳥類不間斷飛行紀錄。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牠只有5個月大，剛剛脫離了父母的羽翼，牠的這趟壯舉並不是跟在爸爸媽媽後面，而是獨自上路，就這麼一直飛、一直飛，一直往南方飛。

古代的鯢鰲幸而有莊子的歌頌，讓牠能青史留名。而我們那令人敬佩的當代神鳥，則是拜科學所賜，讓牠的偉大經歷不至被埋沒。相關的科學主要是最新的超聲衛星跟蹤技術，經

過若干代升級的跟蹤器，如今已經拋棄了傳統電池，實現了太陽能功能，重量僅相當於一張紙。這讓以往只能觀測大型鳥類的領域得以拓寬，讓斑尾鵲鵒這種小鳥也可以輕鬆帶著跟蹤器上路——按科學家的話說：以前，跟蹤器重300至400克；現在，鳥重300至400克。

但是，通過跟蹤器，科學家們發現的除了神鳥的神跡外，也包含令人憂慮的部分——人類活動正嚴重影響生態。就以本文的主角，這隻不間斷飛躍了13,500公里的小神鳥來說，科學家就是從牠反饋回的數據發現斑尾鵲鵒重要的捕食區——阿拉斯加的泥灘被人類佔據了，而營養跟不上，沒力氣遠飛，加上阿拉斯加這些年的氣候變化，大概率會導致斑尾鵲鵒的繁殖期縮短，最後南飛的數量減少。

當然不止是斑尾鵲鵒。在此之前，有頂級鳥類學家和政府機構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顯示在2007年至2017年10年間，春季遷徙的鳥類數量下降了13%。而過去50年內，美加地區的鳥類總數減少了近29%，約30億隻。而科學家們普遍都認為，人類活動導致的鳥類棲息地喪失是一大主因。

也所以，一直往南方飛的小神鳥，那從未間斷的奇蹟般的旅程，除了是對生命的信仰外，會不會還有另一種可能是無處可棲？如今牠闖過試煉化身為鵬，但會不會還有更多其它的夥伴就默默墜落在途中？

神鳥用神跡真正想傳達的，不是告訴我們牠飛躍了地球，而是哀求人類看看眾生。



信而有征 劉征

狸貓太子

宋朝戲裏最精彩的莫過於狸貓換太子，說的是李宸妃被劉娥所害，其子剛出生就被換成了一個剝了皮的狸貓，宸妃因之失寵，輾轉流落民間，偶遇包拯，才可沉冤得雪。這個故事情節來自明代的傳奇小說《包公案》。在歷經百年之後，這故事從最初宋史當中的幾百字變成這麼個大故事，細節添加何其之多。

除了劉娥愈來愈壞、宸妃愈來愈慘、故事的翻轉也愈來愈精彩，乃至中途還添上包公審案、裝神弄鬼等等。胡適在《三俠五義·序》中考證過這個故事在不同時期的面貌，並說歷史研究不可將傳說當真。尤其是傳說的繪聲繪色，中間細枝末節更可能是當世之人添上去的。

然而，從列維施特勞斯的人類學來看這個傳奇，倒可以提供另一重視角。列維施特勞斯在他的《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當中將文化的根源追溯到血緣。並得出母子關係是自然關係，父子關係是文化關係的論斷。蓋因為女人懷孕生子，肉眼可見，父子關係則不同，它因其無法通過外在顯現，就成了一個

識別關係，既是識別的，便需要認定，認定就難逃建構。這才發展出滴血認親的故事橋段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為證，但凡驗親的，絕大多數都是父子。其實，細想一下，倘若母親去世，也需要滴骨認親才能確認關係，可這事從沒聽過。編劇或傳奇作家總是自發自覺地走上了父子相認的道路。可見在一個表面的行動當中，蘊含着一種「父子=建構」的觀念。

為了說明這個事實，列維施特勞斯做了很多原始部落的在地研究，把一個複雜人際關係的生態都展示出來。據他說，有些部落是用鍋灶來指代宗族關係的。就好像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一對母子關係最好的是隔壁的孤老太太，反倒不是自己的血親。正是這種接近性的提及，消解了父親作為唯一父子關係的可能性。一旦父親不在場，他就會被取而代之。所以，非外在顯現的父子關係就因其需要確認成了建構的，建構就是離開自己以顯示差異的人為性本身。

狸貓換太子把建構性推向極端，這個故事甚至顛覆了自然外顯的母子關係。母子關係因一樁陰謀而被掩飾，孩子失去了自己生身

母親，他自己被一個剝了皮的狸貓替代，母子關係因此成了虛假對應。於是，作為自然顯現的母子關係就退居次位，在推翻了基本的自然關係之後，一切都成了可建構的。這讓故事擁有了絕對的人為性，處處生動，因而顯得妙趣橫生。

按照胡適對這個故事所進行的歷史追溯，狸貓換太子最初並沒有一個狸貓，僅僅是劉娥的侍婢懷孕，並被劉娥撫養了兩個孩子。這本是一段歷史，結果歷經元明兩朝，故事被慢慢演變為一個宮廷陰謀，從歷史變成了演繹。從這一點來說，文學的建構性，或者說形而上的色彩就非常鮮明地表達了出來。而純粹的精神性要變成一種流行，它必須不僅僅是一個實考，儘管實考也可以經由人的理性成為一個故事。但是誰傳顯然是大眾生活不可或缺的。他們將之與自己的生活建立聯繫，但不是為了固定這聯繫，恰恰相反，是為了逃開。回到正義、善惡這樣的道德慰藉中來。這麼說起來，民間故事也許不應當被歸於文學，而應被歸於文化，對它的研究屬於大眾心理學、傳播學和社會學這些關注群體的學科。